

雪泥鴻爪

潘電鶴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中華書局

雪 泥 鴻 爪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

中 華 書 局

2003 年 ·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ISBN 7-101-04012-8

I.雪… II.浙… III.社會科學-文集 IV.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7215 號

責任編輯:李解民
李晨光

雪 泥 鴻 爪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35¹/₂ 印張·4 插頁·664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70.00 元

ISBN 7-101-04012-8/K·1658

目 錄

我們的隊伍向前進	平慧善 崔富章 龔賢明 張涌泉 王雲路 (1)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感言	
敦煌寫本隋釋智騫楚辭音跋	姜亮夫 (9)
《別字》即《方言》考	束景南 (20)
《說文》“連篆讀”發覆	張涌泉 (36)
莫高窟新出土的古韻書《排字韻》	張金泉 (42)
《燕子賦》研究	黃 征 (54)
伯三六〇二殘卷作者考	許建平 (67)
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爲《魯論》考	單承彬 (75)
鄧析子其人其書	徐忠良 (85)
《葛祚碑》真僞之討論	王宏理 (94)
關於《金樓子》研究的幾個問題	劉躍進 (99)
沈約事迹二考	林家驪 (114)
孫詒讓治學要著述略	雪 克 (125)
《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	崔富章 (136)
試論《四庫全書總目》詞籍提要的詞學批評成就	李劍亮 (152)
《說岳全傳》考證	平慧善 (161)
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	裘錫圭 (168)
《楚辭》解詁	郭在貽 (194)
隸書中的形聲字	任 平 (203)
字音獻疑	俞忠鑫 (224)
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王雲路 (230)
讀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跋》	王魁偉 (243)
論東漢漢譯佛經與漢語成語溯源	史光輝 (247)

宗周歲時祭考實·····	沈文倬(260)
《周禮》大田典禮官聯考·····	吳士法(288)
《春秋左傳》天子喪禮考·····	秦佳慧(313)
論周原廟祭甲骨的歸屬與相關禮制·····	陳戍國(327)
甲骨學史札記·····	傅 傑(337)
中國古代母系社會再認識·····	陳剩勇(343)
中國曆法史資料長編前言·····	劉操南(361)
由考古發現論《械櫜》、《執競》的本事·····	賈海生(375)
考古發現與先秦兩漢學術文化·····	江林昌(383)
孔子“德”論原始·····	關長龍(399)
莊子學派天人觀辨析·····	周啓成(414)
《史記》中的傳奇心態略論·····	盧敦基(423)
洞穴畫裏的執着追求·····	
——從依洛夫洞穴畫的釋讀看“民間話語”的作用·····	陳 野(429)
解脫、逍遙與道德完善·····	
——《奧義書》與儒道哲學論人的本質及其比較·····	董 平(439)
論詩歌的文化學研究·····	
——兼談“文化詩學”等問題·····	沈金浩(451)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事正誤·····	徐 規(459)
論官制研究在文獻學上的意義·····	龔賢明(469)
唐代“常明經”試策考述·····	陳 飛(481)
論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其影響·····	祖 慧(503)
宋代婚姻禮俗考述·····	方建新(518)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紀事·····	史光輝(540)

我們的隊伍向前進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感言

平慧善 崔富章 龔賢明 張涌泉 王雲路

平慧善

1983年4月到1986年9月，我擔任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所長是姜亮夫老先生，另一位副所長是兼職的徐規先生。這是古籍所的創建階段。

1981年中共中央37號文件，對整理古籍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古籍整理，可以依託高等學校。有基礎、有條件的某些大學，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杭州大學及中文系領導及時地聯繫實際學習37號文件，並召開專家教授座談會徵求意見。大家一致認為浙江是文化之邦，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和豐富的歷史遺產；杭大中文系在古典文學、古漢語專業方面，基礎較好，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有條件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因此向浙江省高教局報告，申請在杭州大學建立古籍研究所，在中文系設置古典文獻專業。1983年4月2日教育部高教司發文同意浙江省高教局報告，建立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和設置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1983年4月18日杭大古籍研究所順利成立。當時直屬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有14個所，其中12個都是教育部的重點院校，只有杭大和上海師大是地方性院校。開辦費最多為5萬元的有5個所，我所是其中之一。上級領導的關注與支持是杭大古籍研究所能夠迅速成長的原因之一。

早在1959年，黨組織號召廣大知識分子為發展祖國的科學文化事業獻計獻策，當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姜亮夫先生根據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力量較強的實際，提出建立中國古代文獻、古典文學、古代漢語三個專業的方案。但在當時極左的錯誤路線影響下，這一建議不僅得不到採納，反而被定為“復辟倒退”的“三古方案”，加上種種罪名，致使中文系的發展在專業方向、師資培訓、人才培養和治學學風等方面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撥亂反正之後的座談會上，有教師說：“如果當時吸取這個方案的合理部分，我們的文獻專業早就辦起來了，浙江早就該在這方面打開局面作出貢獻，中文系的面貌、杭大的影響也會比現在好得多。”在惋惜的同時，我們也慶幸中共中央37號文件為古籍整理研究指出了正確方向，古籍所的建立正是撥

亂反正的成果。

古籍所剛建立時，條件是很艱苦的，當時學校沒有空房子，只能在杭大河南宿舍一間 8 平方米的小房間裏辦公，全所 8 個專職研究人員（姜亮夫、沈文倬、劉操南、王榮初、雪克、平慧善、張金泉、計偉強），兼職研究人員除徐規先生外，尚有郭在貽先生等，沒有一個行政人員。為了盡快開展工作，我親自跑了幾次學校辦公室，要所的公章與介紹信，跑房產科要辦公室的房門鑰匙，跑傢俱科要桌椅。有了桌子椅子，在家裏燒了開水，拿了茶杯茶葉，就在那 8 平方米的小房間裏，8 個人開了第一次所務會議，決定了各人的任務：王榮初先生為教學秘書；雪克先生為科研秘書；計偉強作姜老的助手，為姜老整理書稿；張金泉為姜老敦煌學講稿錄音，並整理成書稿。各人匯報了自己的研究項目。隨後即開始了“敦煌學講習班”的招生工作。不久，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我所成為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碩士學位點，隨即開始了首屆文獻專業碩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錄取了 6 名，他們的面試也是在那小房間裏進行的。

5 月份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我為委員，後來連任第二、三屆委員，直到 1992 年。

9 月 7 日新學期開始前，學校領導在學生第八宿舍騰出了 3 間畢業生的房間給我所，古籍所辦公面積擴大到 45 平方米。

9 月初，首屆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學位的研究生入學，他們是：傅傑、董平、陳野、何丹、楊黛、鄔錫非。同時 82 級研究生陳剩勇（導師沈文倬）、陳飛（導師劉操南）從中文系轉入本所。

9 月 19 日，教育部委託姜亮夫教授舉辦的全國首屆敦煌學講習班舉行開學典禮。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商景才、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江希明及學校黨政主要領導黃逸賓、薛艷莊、夏越炯參加了開學典禮。商景才、江希明和姜亮夫先生在開學典禮上作了重要講話。講習班共招收學員 14 人，包括蘭州大學的鄭炳林、杜斗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汪泛舟等，來自新疆、甘肅、吉林、遼寧、四川、湖北、湖南、浙江八個省，時間一學期。姜先生親自為學員講授“敦煌學概論”課程，共授課 12 次。當時姜老已是八十二歲高齡，高度近視，身體衰弱。為了能保證按時上課，先由張金泉為姜老錄音，當姜老身體不好時就放錄音。由於姜老的健康原因，開學了，但講稿錄音尚未全部完成。此時教育部文科科研處領導來杭大檢查工作，並聽了敦煌學講習班的課，我們借檢查之東風，提出帶學員去敦煌實地考察的申請。獲準後，在教學告一段落時，由雪克先生率領全體講習班學員赴敦煌考察。這樣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給學員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講習班還請了蔣禮鴻（杭州大學）、王伯敏（浙江美院）、沈康身（杭州大學）、樂壽明（安徽大學）、張金泉（杭州大學）等先生為學員授課。對如此豐富的教學內容，學員們都十分滿意。

1984年1月6日下午，敦煌學講習班舉行結業茶會，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江希明、杭州大學黨委書記夏越炯等領導出席，姜先生作了總結發言，並勉勵學員們回去以後把敦煌學事業進一步發揚光大。由於教育部與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和以姜老為首的衆多老師的努力，我們終於圓滿地完成了敦煌學講習班的辦班任務。

1984年1月份，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又批准我所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點，姜老為博士生導師。旋即開始了1984年的博士與碩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

3月份，我校新東一教學大樓建成，經申請，校領導批撥給我所8個房間。在一年的時間內，我所辦公用房從8平方米迅速增加到120平方米，體現了校領導對古籍所的重視。

4月中旬，全國高等院校古籍研究所所長會議在杭州舉行，我所承辦會務。會議地點在汪莊（即西子賓館），江希明副校長及姜老出席了會議，我被指定重點發言，匯報了我所建所以來一年的工作情況，獲得大家的好評。

9月，按計劃招收博士研究生（俞忠鑫）1人。為加速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當年招碩士研究生（班）10人，班長張涌泉，其餘為王魁偉、劉躍進、盧敦基、李劍亮、楊自強、周崇堅、沈金浩、李丹禾、韓凌。

10月16日至24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成立大會暨學術討論會在杭州舉行。我所出動了大多數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為大會服務。姜亮夫先生被推舉為分會會長，周紹良、蔣禮鴻為副會長，張金泉任秘書長，曹方人、俞忠鑫等任理事。會議決定，分會秘書處設在本所。

我所是新建的單位，在研究與教學初步走上軌道後，為了活躍學術空氣，在1985年3月至6月，我們先後舉辦了“先秦兩漢文學”與“元明清文學”兩個講習班，請我所及部分中文系知名學者講授專題，不僅使全國各地的學員能聆聽到名家的授課，同時也為我所搞了一點創收。

1985年4月下旬，古委會又委託我所承辦會務，在杭州柳鶯賓館召開所長會議，研究如何落實中央“應加強大學的文科教育，並從小學開始就讓學生讀點古文”，“古籍要有今譯”，“爭取能讀報紙的人，多數都能看懂”的指示。經討論，決定編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列為國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規劃重點項目。章培恒、安平秋、馬樟根任主編，設15個常務編委（我為其中之一），9個編委。此叢書共選一百十餘種古代文史名著進行注釋翻譯，分三批由巴蜀書社出版，1993年出齊，後獲國家圖書獎。

1985年6月，《全明詩》工作會議在杭大舉行，該書由復旦大學章培恒牽頭，聯合北大、南京師大、杭大共同承擔，是古委會重點項目，會上對資料的普查收集進行了分工，聘請周林、姜亮夫、蔣天樞、顧廷龍為顧問。主編章培恒、李靈年、平慧善、倪其心、李慶，副主編談蓓

芳、韓結根。編委 15 人，林家驪是其一。會後我們派專人對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明詩集的存藏情況進行了普查，搜集複印部分藏書，完成了近二十種明詩集的點校任務。

1986 年 6、7 月間，在杭州大華飯店開《中國文學史》定稿會議。這是全國十三所高等院校的協作項目，由金啓華、平慧善、吳企明、朱安群、蕭善因主編，1989 年 7 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注意吸收過去編寫文學史的經驗教訓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力求有自己的特色，新增一些章節，擴充一些章節，注入新的內容，對過去認為思想性不強或藝術上有特色的作家都作了比較允當的評價。

1986 年 7 月增列沈文倬教授為博士生導師，9 月招博士生 1 名，碩士研究生 1 名。

9 月，我離所返系時古籍所人員已從 8 人增至 21 人，吸收了新鮮血液，如林家驪、方建新、周啓成、王雲路、徐忠良等，辦公用房由 8 平方米擴至 120 平方米，圖書資料從一無所有到有全套敦煌文獻縮微膠卷和兩房間圖書以及複印機、收錄機、照相機、投影儀等，招收博士生 4 人，碩士生 24 人，八三屆、八四屆的 16 名畢業生，除一名死亡，一名出國外，均被評聘為教授、副教授，有的還成為博士生導師，如張涌泉、劉躍進。三年間以整理姜老文稿為重點，以“孫詒讓遺書”、“敦煌文獻整理”、“陳漢章《輟學堂文稿》”為集體整理項目，發揮各人研究專長進行科研，取得了豐碩成果。

崔富章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日——4 月 18 日，就要到了，在這大喜的日子裏，回首往事，我特別懷念古籍所的創辦人姜亮夫先生。姜先生是我的恩師，我們的師生緣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1964 年 8 月，我在曲阜完成了本科學業，考入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做研究生，師從姜先生研習先秦文學，研治楚辭。研究室有四位導師：夏承燾先生、姜亮夫先生、王駕吾先生、胡士瑩先生。姜先生講授“聲韻文字訓詁章句大義”和楚辭學（《離騷》、《天問》兩篇逐句講解），王先生講授《莊子》，這三門是我和曹礎基的必修課；夏先生演講宋詞，胡先生概論話本小說，都使我受益匪淺。在我的求學生涯中，那是一個最美好的年代。當年的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還有個名稱叫“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省科委劃撥經費，資料室擺滿錢裝書，標準的系級建制，無論學術傳承還是建制形式，都應是古籍所的前身。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研究室的工作被迫中斷。我一度離開杭州，輾轉數年之後，七十年代初進入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居孤山之陽，距杭大不遠，我時常到杭大河南宿舍（現在叫杭大新村）向先生討教，師母亦常來館看書印畫，有兩次是先生獨自來的。那年代“出無車”，公交車又擠不上，“我們安步以當車”，先生一句話頓時驅散了我心頭的不安。我們自孤山徒步而行，過白堤，上斷橋，融入遊人如織的西湖畫圖中。夏先生亦曾光

臨孤山館舍，登一百二十級臺階至孤山之巔的“青白山居”（館中俗呼“楊虎大樓”，存有《四庫全書》暨多種善本）找到我，我大驚，“我試試腳力”，夏先生笑吟吟地說。大師自有大師的境界，淡泊，平常心，應該是不可或缺的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遵照教育部指示，先生連續舉辦楚辭學講習班、敦煌學講習班，我則忙於浙江省善本藏書的普查登錄暨參與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984年8月被任命為副館長，改變了我的生活狀態，學業幾乎無暇顧及了。1986年10月，應姜先生之要求，我奉調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任副所長，協助姜老主持常務工作。當時所裏的情況是兩頭大中間小，即老先生多、青年教師多，中年的力量相對單薄。郭在貽師兄建議加強青年教師的培養。我與姜老商量，決定定期舉辦青年教師論文報告會，中、老年教師分頭指導，選題、定題、改稿、定稿、統一打印、大會報告、評議、評獎等環節均精心操作，精心組織。姜老親自參加會議，發表主旨講話，強調根柢之學，號召大家搞光明正大有價值的學問，不要搞嘰嘰喳喳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東西。他說：“讀書有君子之學，有小人之學，有妾婦之學。意思是說，有些學問驚天動地，是君子之學；有些學問聽起來很好，實際無多大價值，是為小人之學；還有一些學問，只供婦人小孩娛樂之用，所以說是妾婦之學。我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學問？我看了青年同志的文章，多數都有一個大義重點，或糾正歷史錯誤，或闡明歷史問題，或做了應該做而前人還沒有做的事。”在姜老的宏觀指導下，在全所老、中年教師暨兼職教授的具體幫助下，我們連續舉辦青年教師論文報告會，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至今為人們所稱道。第一屆報告會獲一等獎的張涌泉、王雲路兩位已成長為古籍所的棟梁，正引領着全所同志走向新的輝煌。

上世紀末，我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楚辭學研究叢書》（含四部著作：《楚辭集校集釋》400萬字；《楚辭論評集覽》180萬字；《楚辭著作提要》100萬字；《楚辭學通典》100萬字）。這是姜老生前確立的最後一個項目，由浙江大學暨中國屈原學會的10位教授合作完成。我在《前言》中寫道：“1995年12月4日，本書顧問、三十餘年耳提面命、誨我不倦的恩師姜亮夫先生溘然長逝。1997年4月4日，本書顧問、我十分敬重的前輩湯炳正先生不幸病逝。噩耗接踵而至，令我深深地陷入悲哀之中。依靠編委會同仁暨全體撰稿朋友同心同德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們終於如期完成了編撰任務，四卷八百餘萬言的《楚辭學文庫》即將呈獻給讀者。事實證明，姜先生等前輩們所開創的現代楚辭研究事業，不僅後繼有人，而且能够發揚光大。值此新千年來臨之際，我們願本着學術與友誼並進之精神，與楚辭學界同仁暨各界朋友，團結協作，繼續推進楚辭研究，促進學術繁榮，為建設現代文明貢獻我們的力量。”

龔賢明

歷史是不能忘却的。

尊重歷史，必須尊重唯物論與辯證法。

當皓月中天的時候，星星消失了；但不要忘記，星星依然在閃光，依然存在。

當繁星滿天銀河橫空的時候，月亮消失了；但不要忘記，月亮照樣在微笑，照樣存在。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的創立者姜亮夫先生雖已昇入天國，但他的精神財富與諄諄教導，依然與我們同在。

大自然變幻無窮，人世相變幻無窮。時空與人事同步的變化，構成了壯麗的歷史畫卷，多彩的人生。

從1983年姜老創辦杭州大學古籍所，到2003年浙江大學古籍所，我們所建立已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在無限的歷史中，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瞬間”。然而，就這一“瞬間”，我們又可以自豪地說：“古籍所真的了不起！”因為它包含着本所難以忘懷的奮鬥歷程，蓄聚着十分厚重的人生積澱，演繹着一群甘於寂寞的知識分子無數憂傷和快樂。這無數憂傷和快樂，來自我們共同經歷本所從創業、守成到發展歷程的體驗與感受。

對我個人來說，特別難忘的是1993年底，那個嚴寒的冬天。我奉命從歷史系調入古籍所，承乏所長之職。上上下下不會忘記：那時候，纔十歲的古籍所，正處於困難時期……

2000年元月13日，當新浙大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廖可斌教授，代表校黨委把所長的接力棒，交給年輕的張涌泉教授時，我能够感到欣慰的是，古籍所已堅如磐石。

在校各級領導和高校古委會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在全所師生員工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下，我們所的學科優勢得到進一步弘揚和拓寬，擁有強勁科研實力的學術梯隊已經形成。她，成了名校強所之一。

邁入新世紀，在新的領導班子帶領下，我們所正經歷着日新月異的變化。她健步如飛，名聲遠播，前程似錦。新的創造，正撰寫着嶄新的歷史。

月亮下山了，太陽又升起；太陽下山了，月亮又升起。願古籍所追趕日月的步伐，生生不息，永不滿足，永遠前進！

張涌泉 王雲路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是由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創建和發展起來的，1983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立。首任所長為姜亮夫先生，副所長為徐規先生和平慧善先生。後來先後主持工作的有崔富章先生、龔賢明先生。在這些老所長的苦心經營下，在全所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所現已成為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傳統文化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現全所設有先秦文獻、中古語言文獻、敦煌學、宋學四個研究室；有教授、博士生導師10人（其中3人為兼任），副教授5人，講師1人；50歲以下的研究人員中除1人為碩士外，其餘均有博士學位（其中2

人爲博士後)。此外,還有在站博士後研究人員 9 人。1983、1984 年,本所所屬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先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20 年來共培養博士研究生 27 人(另有博士後出站 4 人)、碩士研究生 63 人。這些畢業生基礎扎實,知識全面,受到用人單位的好評,如陳戍國、陳剩勇、劉躍進、黃征、傅傑、江林昌等及留在本所工作的一些中青年教授。目前在讀的博士研究生有 39 人、碩士研究生有 9 人。本所教師近年來承擔了《敦煌文獻合集》、《中國歷代登科總錄》、《楚辭學研究叢書》、《中國經學文化史》、《儀禮正義》校點、《孫詒讓全集》等一些國家和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項目;出版學術著作近百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語文》、《文史》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 600 多篇;評獲省部級以上獎勵 30 多項,其中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1 項,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三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 2 項、二等獎 2 項,中國社科院胡繩青年學術獎 1 項,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三等獎 3 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3 項,浙江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4 項,並曾獲教育部青年教師獎和中國優秀博士後各一人次,得獎數之多,居全國同類機構前列。1994 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聯合申報的漢語史(含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被評爲浙江省重點學科;2000 年 3 月,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再次被評爲浙江省重點學科;1999 年 12 月,本所部分教師參與組建的漢語史研究中心被評爲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本所融文史兩大學科的研究力量於一體,具多元化的學術方向;注重以語言文字研究爲基礎的傳統文化研究,呈現出專精和博大的治學特色。本所的許多研究領域,如三禮經學研究、楚辭學研究、職官科舉制度研究、朱熹研究、敦煌語言文字研究、中古漢語研究等,都處在海內外研究的前列。

爲了紀念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本所學術委員會決定編選一本紀念文集。這些論文的作者都是本所的老師(包括兼職教授)或本所畢業的研究生,他們中既有久享盛譽的老前輩,也有成就卓著的中年學者,還有已在儕輩中嶄露頭角的學術新銳;這些論文有的已發表過,有的尚未正式發表,它們都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展示本所二十年走過的歷史軌迹。

本所成立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收在本書中的論文不過是這些成績的一次小小的檢閱。此時此刻,我們深深懷念本所的創始人姜亮夫先生以及劉操南先生、郭在貽先生,並向爲本所的創立和發展作出貢獻的已經離退休的和已經調離本所的老師表示深深的敬意,向長期以來一直關心、支持本所建設的各級領導(尤其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和學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中華書局是與我所聯繫十分密切的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機構,這次又慨然承諾本文集的出版,謹此也表示我們真切的敬意和謝意。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已經走過了二十年的歷程，如果比作一個人的話，二十歲正當青年，作為在這裏畢業並正在這裏工作着的後來者，我們衷心祝願她青春常在，永遠年輕！

敦煌寫本隋釋智騫楚辭音跋

姜亮夫

一 叙錄

《楚辭音》殘卷，隋唐人寫本，現藏巴黎國民圖書館寫本部，編號為 P. 2494，蓋柏里和 P. Pelliot 氏自敦煌盜去者也。余旅歐洲時，王君重民告余，已寫影寄歸，余亟欲得之，亦就該館請為攝一幀。歸國後蘇州友人借觀，“八·一三”事變陡發，余倉皇北上，時余《屈賦校注》已交商務，不及修訂。抗戰勝利，余東來，止吳下。友人聞之，劇以正本璧歸。余既感其誠，益愛惜不敢輕示人。四十年蟄居昆明，乃稍稍研習之，為此文與故友聞一多有所商量，乃寫清。今年長夏，復有更訂，而余病瘵，又腦熱不能深思，故不愜心者尚多云。

本卷楮白紙，存八十四行，起今本“駟玉虬以乘鸞兮”之“乘”字，止“雜瑤象以為車”之“瑤”字，凡存二百八十一條目。“奄茲”條下有“騫案”云云，因以知是騫公《音》，《隋志》所著錄者也。書法整秀，為當時善本，稍習敦煌卷子者，類能知之。不避隋唐諱，望而知為唐以前寫本。按《隋書·經籍志》《楚辭》類有“《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又序錄云：“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是可寶也。余從此殘卷得所啓示，請詳後論。

騫公原書，中土久佚。日本所藏唐寫《文選集注》殘卷六十六劉安《招隱士》注引《音決》中有騫《音》一事，為說之僅存者，今獲此殘編，所得為已多矣。友人聞一多先生在北平各大學任《楚辭》講席，王君重民曾以影片寄贈，聞有所論列。近復見周君祖謨一文，亦說明若干問題，與余說皆有出入。然國人之論此卷者自以三君為最篤實云。

二 騫公身世行歷——辨道騫智騫兩名異同

《隋志》，《楚辭音》一卷，為釋道騫所作，自 P. 2494 卷發現後，世已略知本來面目。惟騫師乃唐以前緇流中一小學家，著述頗多，其人品學問，尚有一鱗半爪，可自諸書中考見，茲為分別叙錄而辨之。

《楚辭音》爲智騫作，自《隋志》誤爲道騫，國人皆據以爲道騫，實大誤。余細爲料理，定爲智騫，道爲智之誤，而騫、騫兩字，自唐以後，騫佚而獨行騫矣，故又誤騫爲騫。

智騫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雜科·聲德篇》附《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云：

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爲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訓詁，明若面焉。每曰：“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褥，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

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於其人氏、德業、著述皆詳言之，蓋一精貫小學之學僧，與著《楚辭音》說相調，而明標智騫，此其徵一也。《續高僧傳》十一《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傳》有云：

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騫曰：“侃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川者，言信的也。”因從之。

時人稱述亦曰智騫，此可徵者二也。又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六書考·書目”條，有“智騫《楚辭音》一卷”。楊慎《轉注古音略》卷首《聞見字書目錄》，亦有“《楚辭音》智騫撰”之目，則明人亦曾見智騫之書，此可徵者三也。《日本國見在書目》載“《楚辭音義》，釋智騫撰”，《楚辭音義》必爲《楚辭音》之全稱，此可徵之於域外之記載而可決者四也。道宣所爲小傳中言騫公有《蒼雅》、《字苑》，明張自烈《正字通》卷首《引用書目》中，有釋智騫《蒼雅》、《字苑》，此可徵者五也。王伯厚《玉海》卷四十四“藝文”有言：

釋智騫撰《爾雅音義》二卷，景德二年四月丁酉，吳鉉謂其多誤，命杜鎬、孫奭詳定。又同一條下，蜀毋昭裔《爾雅音略》卷三，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元朗《釋文》，以一字有兩三音者，以騫公及陸氏書文義最明者爲定。”是今《爾雅音略》中，存有智騫之書至明，稱曰智騫，可徵者六也。又《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有《爾雅音決》三卷，題智騫撰（《音決》“決”字當爲“義”字之誤），此可徵者七也。唐慧苑《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四經第六十六卷入法界品七：

風黃淡熱，《文字集略》曰：淡謂胸中液也。騫師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

清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四，“洪慶、淹師、騫師”條引《華嚴經音義》說騫師即智騫（誤作道騫），此可徵者八也。又《日本國見在書目》有智騫撰《急就章音義》一卷，此可徵者九也。又《楚辭音》一書，除 P. 2494 一卷外，羅振玉影印唐寫殘本《文選集注》卷六十六《騷》四劉安《招隱士》注云：

蘋草蘿藦，音決：“蘋音頻。”案：此即《字林》所謂香蘋草者也，蕭、騫等諸音皆以

為蘋音煩，非。

此蕭、騫，蕭者蕭該《文選音》，騫必為智騫《楚辭音》，此又可徵者十也。得此十徵，智騫為一代小學大師，著作宏富，夫復何疑。而《隋志》誤智騫為道騫，而《唐》踵之，遂以誤而傳矣。國人未能詳考，依違隋、唐舊說，而無一能證之者，余故詳為考之如此。

然諸書“騫”字，又多誤作“騫”，此又有說。

按 P. 2494 卷“騫按”二字作“騫”，此唐以前寫本，必可信其不誤，以此為據，則誤“騫”為“騫”，非出一時筆誤，考洪邁《容齋五筆》卷七有云：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勝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為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則其誤已成一時風習故普徧誤書，其非一人一時之事可知。就釋氏思理為論，則馬為畜牲，而鳥自高飛。靈騫祥禽，取其飛昇，固釋氏之所尚矣，故可決其必誤，然非徵此殘卷，余亦不敢決其真偽也。

三 智騫學術業績小考

智騫學術業績，吾人所知甚少，道宣《續高僧傳》所載為今日惟一可據之資料。其文簡直，而含義至當，姑據此為之疏通證明。

“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此言騫公精於文字六書之學，精熟詁訓及方俗語言。此兩語即明其學之根柢深邃異人，故“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訓詁，明若面焉”。則當時之典守、秘書、正字諸職之人，有所疑難，皆騫師為之指導，決其去取，指點今古之變，而訓詁因以得明，儼然為當時一小學大師，群倫所共宗仰。而其著述，如《一切經音義》與《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詳後）。家藏一本，以為珍璧”，吾人更自其著述之可考者論之，就《爾雅》、《方言》、《蒼雅》、《字苑》及佛書《一切經音義》等綜而論之，則古字書之屬，無不有所述作，而《衆經音義》，實又為六朝以來最為精闢之作（詳後），則亦郭景純、陸德明、顏師古之流亞矣。

至其著述之可考者，前已略言之，茲彙抄如下：

(一)《楚辭音》一卷。此書道宣《續高僧傳》未言，然《隋書》及兩《唐書·經籍》皆載之。宋元之間，若存若亡，至明楊慎、王圻亦見之。敦煌殘卷出而其事大白，當無疑問，當於下篇論之。

(二)《蒼雅》、《字苑》。見前道宣已言之，後世惟見張自烈《正字通·引用書目》中，惜後世無聞之者，依六朝以來習慣論之，此為一書抑或是《蒼雅》與《字苑》兩書，似皆無可無不可。

(三)《爾雅音決》三卷。《玉海》卷四十四作《爾雅音義》二卷，當即一書。宋初景德二年，杜鎬、孫奭詳定之。至毋昭裔《爾雅音略》三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因選用智騫與陸元朗《釋文》文義最明者定之，則今《爾雅音略》三卷本，因有騫師之音矣。

(四)《方言注》，已詳上文。《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淡字引騫師注《方言》曰云云，可證。又《楚辭音》殘卷七引郭璞說，當亦為《方言》注中語，當於下文述之。

(五)《急就章音義》一卷，見《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急就章》為漢以來通俗用字，道宣謂騫公“精閑通俗”，當指此類書言。

(六)《衆經音義》。沙門道慧作《一切經音義》，《大唐內典錄》卷五玄應《衆經音義》下云：“高齊沙門釋道慧為《一切經音》，不顯名目，但明字類，及至臨機，搜訪多惑。”則慧書所失至多，而騫師書，則旁徵博引，大異慧書，故使“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此亦可於《楚辭音》殘卷見之。

至騫師業績，他無可考，惟道宣言：“晚以所學迫入道場。”此言入智果住持之慧日寺道場也。又“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褥，頗程深器”云云，此其所主持之佛道事業也，其中以導述為關鍵。導述者，按開皇十一年，晉王廣延智顗至揚州，設千僧會建慧日道場，盛搜異藝，舉凡慧業超悟、文藻秀發者，莫不預焉。智果、智脫皆被徵召（雜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及《續高僧傳·智顗傳》）。此為智果進入慧日寺之始，騫公雖被召，是否亦已入寺，不可知。智果以一時名書家，與騫師兩相契合，遂進主慧日經師、唱導兩科，故《續高僧》列入《雜科聲德篇》。所謂導述，即此唱導也。唱導者，蓋以宣揚法理，開導衆心，固儼然為一說教者，且能“變革前綱”，則其著述，遂能“既絕文褥，頗程深器”矣。

四 論騫公《楚辭音》

騫公《楚辭音》殘卷，存八十四行，二百八十一條目，其注音釋義諸端，不論其形態或內容，皆魏晉六朝以來群經音釋及佛典之衆經音義之舊觀，讀之頗似陸德明《經典釋文》與玄應《一切經音義》，每目必有音（詳下），亦多訂正字形，又引群書以明訓詁，又時時以己意斷之，